

麦积山石窟为何能保存自十六国至明清无断裂的艺术层积？

1600年前的东方微笑里藏玄机

1953年8月1日的麦积山，细雨初雾。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勘察团的脚步在麦积山石窟栈道上吱呀作响，西崖第127窟的黑暗被手电筒划破。这道光，也使得一段原本模糊的历史顿时明亮起来。

“沙弥法生”

角落里，一块蒙尘的残碑吸引了学者冯瑞的目光。碑文中，首行“大魏”二字清晰可辨，“沙弥法生俗姓刘，洛阳人”的记载尤为醒目，述其造龛祈愿“帝祚永隆”之事。

法生，俗姓刘，原籍洛阳……几个关键要素的重叠，一种熟悉感涌上心头——龙门石窟古阳洞那方著名的景明四年造像记倏然浮现：“比丘法生为孝文皇帝并北海王母子造像……”

冯瑞推断：麦积山残碑所记的沙弥法生，可能正是曾在洛阳为孝文皇帝和北海王母子造像的比丘法生！

一个因政治动荡而颠沛流离的僧侣的命运就此揭开：这位来自北魏都城洛阳的僧人，在北海王元详倒台后，西迁至甘肃秦州（今天水）麦积山开窟造像，为皇帝祈福。

这不仅是他个人命运的转折，更揭示了一条佛教石窟艺术中国化进程的“折返”路径——在龙门臻于成熟后，佛教石窟艺术并未止步于中原腹心，而是逆流回传，完成了佛教艺术中国化浪潮中一次重要的反哺。

凿声缘起

时空的坐标回溯到公元4世纪末叶，后秦君主姚兴正静坐于长安逍遥园内，凝神谛听西域高僧鸠摩罗什宣讲妙法。

彼时，正值魏晋十六国风云激荡、胡汉交融之际，关陇大地佛法弘传，诸政权竞相礼佛崇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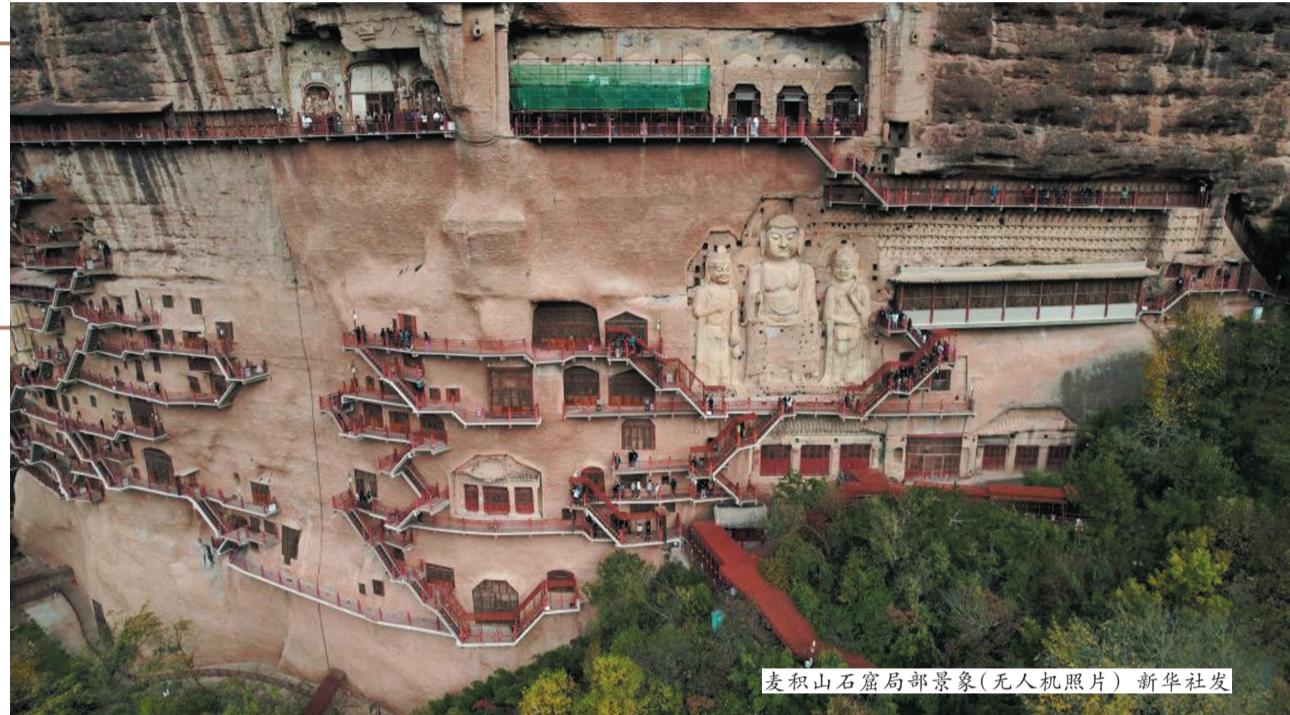
姚兴，这位雄踞关中的后秦第二代君主，虽以羌族铁骑立国，却对精微深奥的佛法心驰神往，不惜倾国力迎请鸠摩罗什入长安，集八百余僧才襄助译经。与此同时，一个想法悄然出现在他的脑海：何不效法前人，于山崖间开窟造像？

最终，姚兴将目光锁定在了陇山渭水环抱的秦州。此地兼具自然之利与人文之胜：孤峰突起于林海，赤色砂岩崖壁垂直陡峭，为大规模开龛提供了理想的天然画壁，尤以梦幻缥缈的“麦积烟雨”冠绝秦州八景，恍若世外灵境，天然契合禅修弘法的超脱之境。

另外，这片被誉为“陇上江南”的丝路重镇不仅承载着厚重的人文底色，更是后秦根基之地（前秦苻氏、后秦姚氏皆发迹于陇右，视秦州为根基之地）。

种种因素叠加，这座集自然奇观、地理枢要、王气佛缘于一身的赤壁丹崖，便成了承载佛法宏愿的天选之地，在斧凿声中，叩响了千年佛国的晨钟。

南宋地理类著作《方舆胜览》记载：“麦积山，后秦姚兴凿山而修，千崖万像，转崖为阁，乃秦州胜景。”



麦积山石窟局部景象（无人机照片）新华社发

“东方雕塑陈列馆”

在建筑特色上，麦积山石窟集中体现为“绝壁佛阁”与“凌空栈道”的完美融合：

在宽约200米、高20-80米的丹霞峭壁上，221座洞窟依山势开凿，形制涵盖人字披顶、盝顶、四角攒尖佛帐龛等汉式殿堂结构，尤以仿木崖阁建筑群（现存9座）彰显中国佛殿建筑的精髓。

这些洞窟通过14层纵横交错的悬空栈道相连，最高处距地面逾80米，形成“十二龛架”的险绝奇观。远望之，大小窟龛星罗棋布，崖阁巍然耸立，栈道如游龙盘绕，共同构筑了一座集宗教圣境、工程奇迹与山水美学于一体的“空中雕塑博物馆”。

雕塑方面，由于麦积山石窟所处的丹霞地貌不宜石雕的地理特性，催生了以敷彩泥塑（占造像90%）与石胎泥塑为核心的塑造体系，使普通信众得以低成本参与佛事。

另因洞窟高悬僻远，历代顶级工匠的原作得以免遭篡改，如北朝塑像衣纹流畅如吴带当风，肌肤质感恍若生人。这种跨越十朝的风格连续性与技法完整性

使麦积山迥异于龙门石刻、敦煌壁画，被雕塑家刘开渠誉为“东方雕塑陈列馆”，成为研究佛教艺术中国化不可替代的断代标尺。

壁画方面，麦积山石窟壁画虽因陇地阴湿多雨、泥皮剥落严重，仅存千余平方米残迹，却以其划时代的艺术价值成为北朝绘画的典范遗存：现存遗珍涵盖后秦至清1600余年的说法图、本生故事、经变画、千佛图及礼佛场景，比如127、135、26、27窟的大幅经变画和本生故事画。

壁画构图恢弘，人物精微传神，技法融铸中西。这些残迹不仅艺术成就高于同期石窟，更以题材创新与技法演进，为研究佛教美术史、多民族文化交融提供了不可替代的实证链。

区别于其他石窟的阶段性开凿，这里的221座洞窟、10632身造像、近千平方米壁画，以崖壁为纸、泥塑为笔，完整保存了自十六国至明清无断裂的艺术层积，跨越1600余年、历经11个朝代，书写下中华文明兼容并蓄、生生不息的基因密码。



麦积山石窟第133窟第9龛的小沙弥含笑垂眸

“东方微笑”的背后

综观名窟营建史，无论大一统王朝的有序开凿，抑或政权割据分裂时期的断续修缮，其核心动因皆植根于“构建天下大同”的文明诉求，“以佛治心”的统治策略。从结果来看，中华石窟艺术所呈现出的历史底蕴和深远影响，远远超出了世人的想象。

如果说麦积山石窟的时间跨度、建筑特色，是中华文明创新性、连续性的体现；“构建天下大同”的诉求则凸显了中华文明统一性之追求。

从建筑类型本身来看，麦积山石窟又生动诠释了中华文明的包容性。

石窟艺术本身就是中外文化交融的见证，麦积山石窟更将这种包容与交融

推向极致——其根系深植长安佛教艺术母体，随僧侣迁徙与政权更迭，持续熔铸河西走廊的窟型、平城—洛阳的皇家范式、南朝的美学精髓。至西魏，竟能同窟并存两种风格（北魏遗风与洛阳新潮）；北周更吸纳邺城之韵、巴蜀之气，终使佛像浸润陇右民间趣味。隋唐完成中国化淬炼，宋元明清转向世俗工艺，十一朝层积令麦积山丹崖化作五方艺术的共生体——国内独此一处，集河西、长安、云冈、洛阳、成都艺术源流于一崖。

麦积山石窟闻名遐迩的“东方微笑”，则是中华文明和平性的生动体现：不同于云冈、龙门的皇家威仪，这里的造像由地方官吏、僧团、各族平民共同

营建。当动荡的南北朝烽火连天，佛陀唇畔那抹静谧微笑，恰是民众对乱世和平的终极祈愿。这种“以慈化悲”的世俗美学，使宗教融入市井烟火，将佛教教义转化为现世人关怀，消解了宗教神性与人间疾苦的隔阂，与“秦地林泉之冠”的山水共生，成就天人合一的麦积奇观。

千年流转间，麦积山石窟成为阐释中华文明五大突出特性具体而完整的物质载体——其崖阁间凝固的，不仅是佛陀的“陇右微笑”，佛国的恢宏史诗，更是文明在裂变中赓续、在包容中创新的东方智慧。

据“道中华”微信公众号

